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40nB476

別牧純禪師語錄

清 純說　福月等編　慧輅序

有行實（依駒本增入並印）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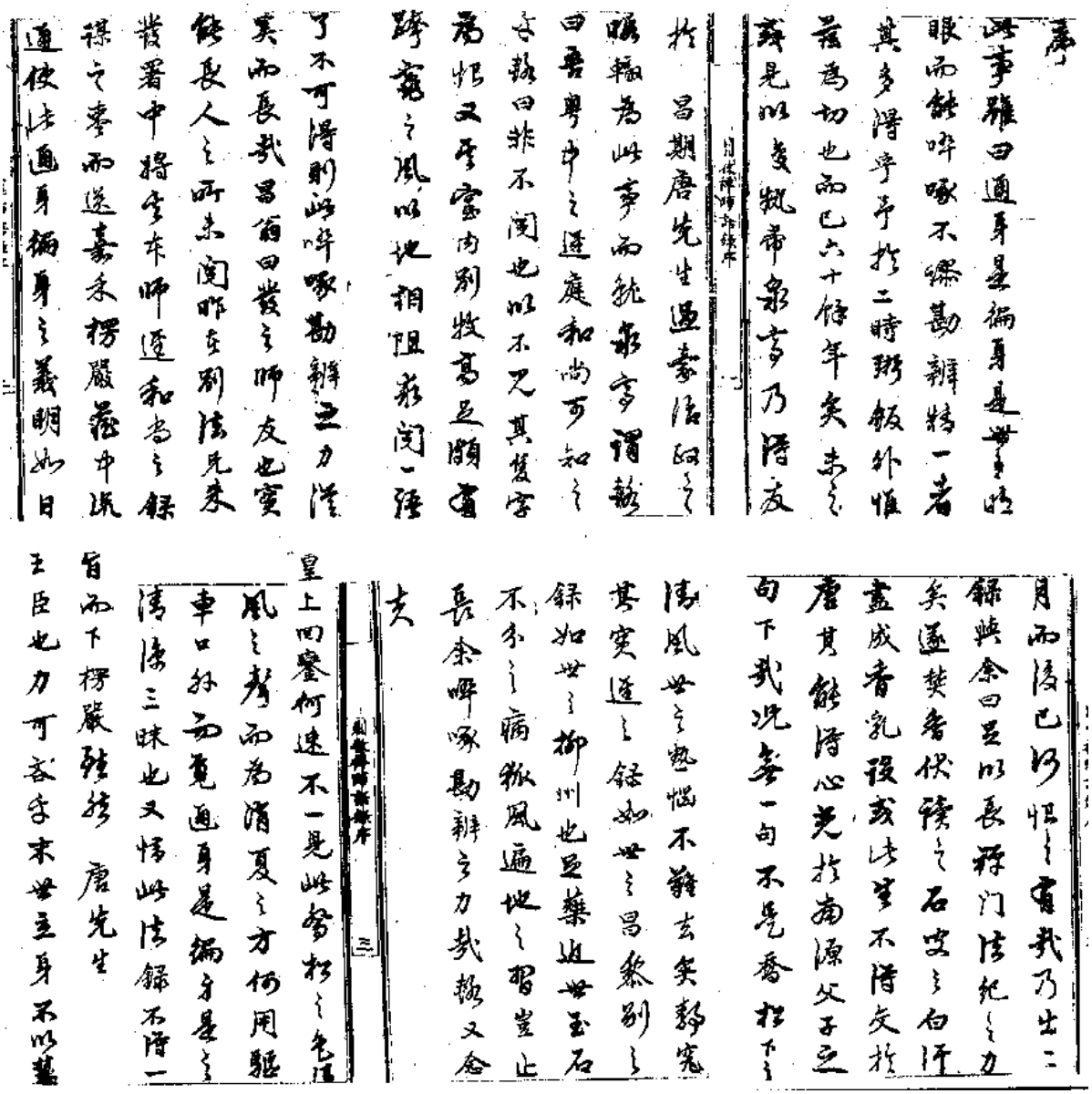
目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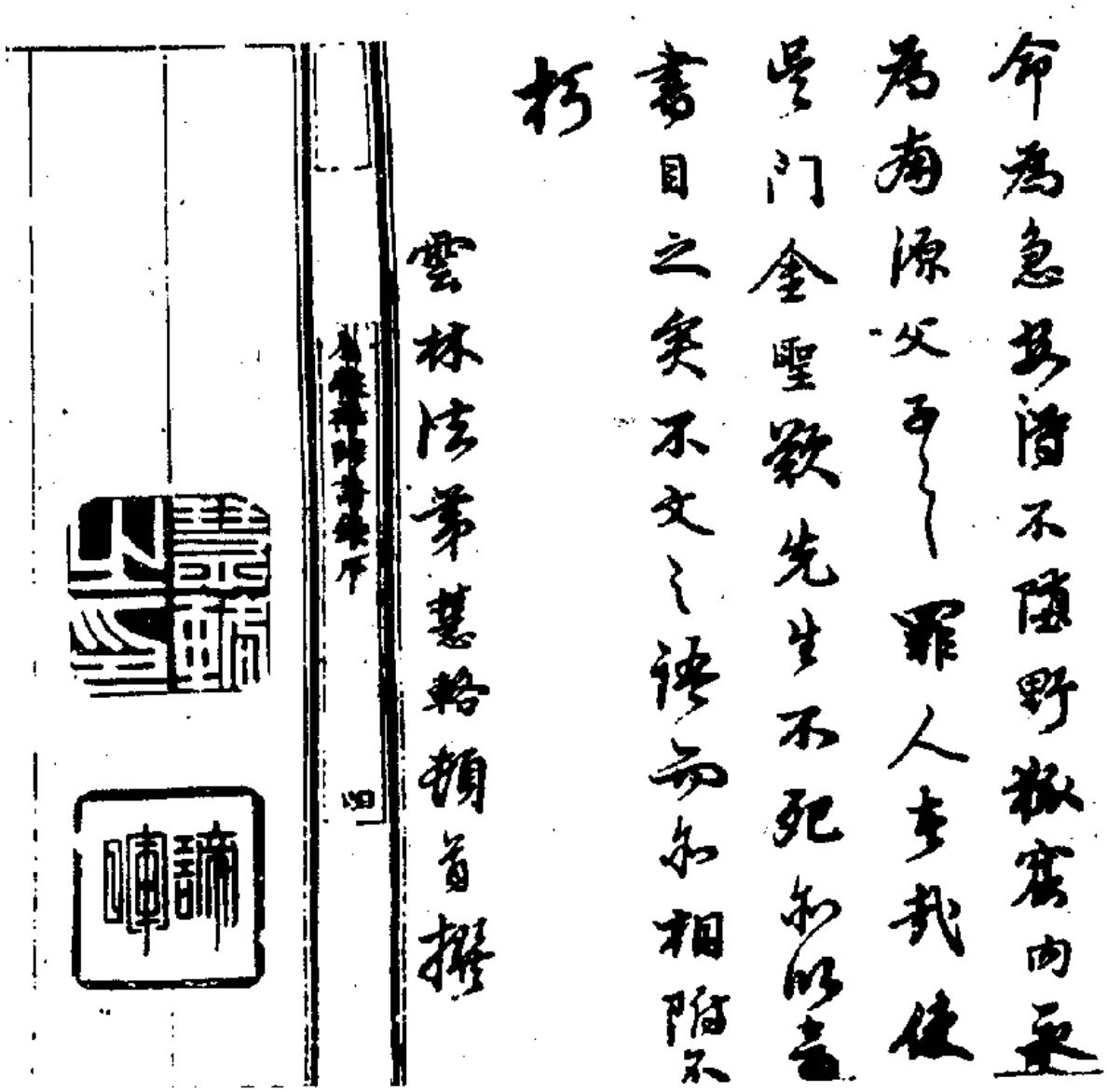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- 住全州南源洪聖寺
  - 三吾曹山集聖寺
  - 分座秉拂
  - 機緣
  - 佛事
  - 頌古
  - 行實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序





別牧純禪師語錄

門人福月等編

住全州南源洪聖寺

康熙己巳年，師在三吾曹山，受全州眾紳衿及同門、兩序、諸山耆宿等請，於十月望日入院。

據室。拈拄杖曰：「先師於此打鳳羅龍、烹佛煞祖，直得浪湧三湘、雷轟百粵。今日不肖到來，合作麼生？」卓拄杖曰：「大地火發也。」喝一喝。

當日唐山主法弟行檀，率姪唐輔、唐瑋、唐璇、世機與眾檀護及本山法屬等請上堂。師拈疏曰：「此是曹溪逆流來底，先老人一十五

坐道場闡揚不盡，今被現前諸護法筆端點出。諸仁直下薦得，便可龍驤雲起、虎嘯風生；設或未然，試聽饒舌。」宣疏罷，指座曰：「者座七金山子，壁立當陽，多少人攀攬不及？山僧今日略顯神通，為諸仁透頂透底去也。」遂陞。拈香曰：「摘破香囊薰大國，掣開天竅吼真風，專祝佛心天子萬壽無疆。」次拈香曰：「此香植眾德本、現隨類身，奉為本省當道文武尊官、縉紳士庶、檀越山主、列剎耆宿、兩序大眾，速悟本真、同明般若。」復於懷中出香曰：「此香廿載追隨，含冤未報；一生受屈，飲恨難伸。今日對眾拈出，爇向爐中，端為供養傳洞上正宗三十一世開南源理山第一代逕庭宗老和尚，以酬法乳。」白椎竟，迺拈拄杖曰：「祖翁田地，四至分明；樹子中心，千秋榮茂。雖然，須是真正血脈，始可受用穩密；若是豹膽熊心，終難相續。所以，先師於此拶開錦繡乾坤、放出斬新日月。山僧雖欲通津把斷，寶劍光寒，其奈今日子承父業，事在當行。且道轉位回機、承先啟後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卓拄杖曰：「鈯斧劈開天地秀，靈苗花發未萌枝。」結椎，下座。

當晚小參。「若論此事，向山僧未出曹山已前薦得略較些子，若待山僧拈個死貓頭與你橫吞豎咬，早是萬里崖州。所以，青原一見曹溪，便道階級不落；藥山再到石頭，始知一物無為。雲巖於良久處而豁示全機，洞山於睹影時而深明的旨，以至我龍華瑞祖出四十餘員知識，個個門風壁立，惟有石澗老祖崛起百丈雄峰、跌落九嶷山勢，玲瓏峭拔，轉見孤危。故我先師不顧危亡，嘗以百問質之師翁，翁深器之，所以室中用險崖機煆煉衲子，山僧二十年前曾遭毒手，今日被業風吹到者裏，只要覓個勇敢漢為山僧出氣。有麼？有麼？」良久曰：「縵天網子百千重。」

曹山受南源請，小參。「寶印未彰，文彩已露，鋒鋩不犯，至化無為。近時短販，一味說心說性；明眼檢責，冷灰終無豆爆。山野一向退埽閑雲、投老嵓壑，何意高賢降心孤陋？既無遜避之門，只得勉力相承，以了先師未了公案。且先師有甚公案未了鄴？故園田地雖平坦，慚愧兒孫未易耕。」

開爐，上堂。問：「青獅久冷、白壁垂秋，昨日雙峰[跳-兆+孛]跳、今朝天柱回翔，未審是何宗旨？」師曰：「缺鼻金針穿玉線，鴛鴦繡出五更啼。」曰：「一枝無孔笛，吹起少林春。」師曰：「銕酸餡子莫囫圇吞好。」曰：「秖如開爐結制又作麼生？」師便打，曰：「恁麼則浯溪浪湧瀟江月，照徹孤松獨秀寒。」師曰：「休念篇章。」問：「選佛場開，龍驤虎驟，四眾駢闐，施何法要？」師云：「霹靂過頭猶瞌睡。」曰：「一眾咸驚。」師曰：「惜取眉毛。」曰：「洞簾高捲，寶鏡重輝去也。」師曰：「讚歎即得。」乃曰：「青獅久冷、白壁垂秋，驀地雙峰[跳-兆+孛]跳，直得天柱回翔。橫身拶入底，裏許暗穿玉線；放情平地底，鴛鴦繡

出金針。無孔笛子兩頭吹，豈是五音六律？若或囫圇吞個銕酸餡子，霹靂過頭猶作瞌睡，更來選佛場裏念篇章、寶鏡臺前施鑑覺，有甚麼語話分？然則洞簫初捲、爐韛弘開，作麼生是條令斬新一句？」卓拄杖曰：「照顧眉毛。」

臘八上堂。豎拂子曰：「夜半正明，天曉不露，者裏直下承當，一任丹霄獨步。昨夜正覺山前悟底，恰是妄想執著。且道智慧德相在甚麼處？」良久云：「勘破了也。」

元旦上堂。拈拄杖曰：「新年華、新氣象，頭戴寶華冠、手執吉獠棒，趁雲岛獅子、跨嘉州大象。拍手高歌慶有年，誕生王子喜難量，山中佛法苦無多，雪裏烏雞啼柳上。」卓拄杖一下，問：「祖師西來，不立文字，千七百葛藤因何而有？」師曰：「莫[尸@豕]沸！」「如何是誕生王子？」師曰：「花冠映奪天光赤。」「如何是朝生王子？」師曰：「儘力推爺向裏頭。」「如何是末生王子？」師曰：「十載辛勤擁敝裘。」「如何是化生王子？」師曰：「玉關風動月華明。」「如何是內生王子？」師曰：「黃閣簾垂不露顏。」曰：「五位王子蒙師指，新年佛法是如何？」師打曰：「拄杖開封，大吉利市。」

解冬，上堂。「今朝正月十五，拄杖無端起舞，打開金鎖玄關，放出南泉水牯，一任谿東谿西，莫犯國王水土。直饒隨分納些些。」卓拄杖曰：「拄杖子猶未敢相許。」

浴佛，小參。問：「世尊纔生便乃指顧稱尊，古人尚喚他作傳語人，是不？」師曰：「鬅髻童兒早白頭。」曰：「秖如雲門一棒，是報恩？是雪屈？」師曰：「玉笛橫吹天地曉。」曰：「與麼則棒下無生忍、臨機不見師。」師打曰：「者傳言送語漢！」乃曰：「鬅髻童兒早白頭，玉笛橫吹天地曉，指顧稱尊顯妙機，傳言送語入荒草。撞著雲門報不平，當頭一棒實難討。且道是報恩耶？雪屈耶？」卓拄杖曰：「喫李慣向赤邊咬。」

天中節，小參。「今朝五月五，不打薅耘鼓，瑞草長闌干，金鍬不動土。忽然走出個岑大蟲。」以拄杖擲向眾前作怖勢云：「切莫認作沙老虎。」乃驟步歸方丈。

開爐，小參。拈拄杖曰：「今朝十月十五，處處霜花遍普，好看露地白牛，變作南山猛虎。吞卻三世如來，有甚眾生可度？」遂擲拄杖，下座。

臘八上堂。祖意纔出，師拈拄杖作釣勢曰：「垂絲千尺，意在深潭，離鉤三寸，子何不道？」曰：「賴遇某甲不似夾山。」便抽身歸眾，師曰：「已被柳條穿卻。」乃豎拄杖曰：「秖者個撐天拄地、耀古騰今，雪山六載摸索不著，少林九年覷他不破。山僧今日拈來，障回曹源萬派、鼓起洞水逆流，多少人向者裏覓他起處不得？小子識之，硬卻脊梁，轉為流通，勿令斷絕。聽吾偈曰：『曹

溪一滴，洞澤之源，超越兼到，不落正偏。臨機殺活，迥絕廉纖，全提正令，魔佛齊蠲。寶鏡輝空光愈遠，南源正脈永流傳。』」
佛開光，伯昌蔣居士祈嗣，請上堂。問：「權挂垢衣云是佛，卻披珍御復名誰？」師曰：「一切人瞻仰有分。」曰：「即今毫光閃爍又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且喜珠迴玉轉。」曰：「恁麼則因齋慶讚去也。」師曰：「晝三夜三好著力。」乃曰：「迢然玉樹，鶴不棲巢，寶劍橫揮，寧容湊泊？直使苔生古殿，祖佛平沉，放一線道，便見瓶抽玉印、花發長春。且道摩耶夫人生下五百太子，畢竟那個合作主中之主？」豎拂子曰：「容顏甚奇妙，光明照十方。」復舉：「裴相國一日托一尊佛請黃蘗安名，蘗召云：『裴休。』休應諾，蘗曰：『與汝安名竟。』」師曰：「黃蘗雖是作家，怎奈錯過者多？今日蔣護法鏤此旃檀瑞像，請山僧陞座，只要出他古人一頭地。」遂高聲曰：「居士！」士舉首，師曰：「檀越已後踏毘盧頂上行。」復揮拂子，下座。
師誕日上堂。問：「兩輪日月懸天燭，大地山河拱玉盤，拈來慶祝南山壽，未審吾師意若何？」師曰：「放鶴出銀籠，不知天地曉。」曰：「與麼則鵬飛程九萬、桃熟歲三千？」師曰：「舌上覆金錢。」問：「昔韓公問大顛：『春秋多少？』顛舉數珠，公不會，顛曰：『晝夜一百八。』此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今朝熱似昨日熱。」曰：「秖如擯首座又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你也須具慚媿始得。」曰：「與麼則杖頭別有金剛眼，指出須彌作壽山。」師曰：「吐得黃金堪作甚？」問：「慶祝南山即不問，君臣五位請師宣。」師曰：「我不解打瓦卜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君？」師曰：「九重深處不知尊。」「如何是臣？」師曰：「鵠立甚分明。」「如何是臣奉君？」師曰：「直扣堯階卻借勳。」「如何是君視臣？」師曰：「密室常懸鉅鹿心。」「如何是君臣道合？」師曰：「明月蘆花仔細看。」乃曰：「那畔一著，露柱懷胎；今世門頭，燈籠發笑。」驀拈拄杖曰：「昨夜山僧拄杖子向望佛峰頂打個噴嚏，驚起湘山無量壽佛，放一十二道寶光，射到南源寺裏，復於光中而屈指曰：『甲乙丙丁、丁丙乙甲，欲窮壽量，了不可得。』大眾見麼？者裏見得，說甚不萌枝上桃熟三千，無影林中鵬程九萬？一任橫吹玉管、韻出青霄，轉南山作北極也得，協正偏合君臣也得，所以道：今日熱似昨日熱；其或不然，直饒吐得黃金，也是三家村裏打瓦卜漢！」擲拄杖，下座。
先老人十周忌，上堂。師良久曰：「雲巖秖者是，睹水妙逢渠，體向朕兆未分際，寶劍橫抽；用在功勳不犯時，金針密刺。於此見得，始知我先老人於甲子秋踊身入雷奮迅底作略至今尚在，只是盡大地人不敢正眼覷著。茲值十周忌辰，山僧不免全機露布。」喝一喝。復舉：「漸源一日持鍬上石霜法堂，從東過西、從西過東，霜

曰：『作麼？』曰：『覓先師靈骨。』霜曰：『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，覓甚靈骨？』曰：『正好著力。』霜曰：『我者裏針箚不入，著甚麼力？』源便出。」師云：「二大老儘力激揚，要且覓先師靈骨不著。南源今日或有人持鍬覓先師靈骨，直向道：『先師肉猶暖在，你作恁麼去就？』便與連棒打出。不惟頓使枯木龍吟，抑免後人向髑髏裏瞠眼。」

臘八圓戒，上堂。問：「波羅提木叉曲為中下，如何是向上全提？」師便打，曰：「三教家風還有優劣也無？」師曰：「你即今問那一教？」曰：「如何是牟尼家風？」師云：「破草鞋無耳。」「如何是仲尼家風？」師曰：「錦上繡金龍。」「如何是希尼家風？」師曰：「萬壑清風，一溪明月。」乃曰：「識得則事同一家，不識則理有千差，揀點將來，總是捏目生花。優波離尊者常在諸人鼻孔裏放光動地，你等還信得及麼？如未信，且把缽袋子高高閣在眉稜尖上，急著眼覷，忽然覷亦不見，打失缽袋子，拄杖不在，苕帚柄聊與三十。」

元旦上堂。問：「元正啟祚，萬物咸新。如何是新年頭佛法？」師曰：「紅日光天德。」曰：「萬邦咸稽首，齊賀聖明君。」師曰：「萬人家外鳥啼春。」問：「金鑾贍天斗、玉笏奏瑤階。如何是丕贊皇圖句？」師曰：「一朵優曇呈瑞彩，滿天花雨落繽紛。」曰：「秖如雙角峰高，鶴翀霄漢；湘江水急，魚透龍門。正恁麼時，還有賓主也無？」師曰：「臣在門裏，王不出門。」曰：「恁麼則漁樵歌滿路、野老賀豐年。」師曰：「放子三十棒。」乃曰：「天高地厚，日月維新，燈籠發笑、露柱揚聲。仰祝當今皇帝、萬國來賓。」驀豎拄杖曰：「且道木上座還有新舊也無？」擲下曰：「黃河三千年一度清。」

師誕日上堂。問：「萬象之中能作主，春秋不涉事如何？」師卓拄杖三下曰：「恁麼則不逐四時周也。」師又卓一下曰：「秖如未離兜率，已降皇宮；未出母胎，度人已畢。和尚今日陞堂又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八十翁翁入場屋，真誠不是小兒戲。」僧擬議，師打曰：「者掠虛漢！」問：「先天地而不老、後天地而不少，較師壽量若何？」師曰：「昨日薰風涼殿角，今朝紅日上雙峰。」曰：「與麼則雙峰崢百粵、一滴湧三湘？」師曰：「狗子尾巴書卍字。」乃曰：「蘇州有、常州有，萬象之中師子吼，從來不逐四時周，萬里青天棒不饒。昨宵拄杖生光怪，要打雪山個褦襶，未離兜率降王宮，笑殺明州憨布袋。且道薰風南來明甚麼邊事？」卓拄杖曰：「狗子尾巴書卍字。」

普同塔合尖，謝唐山主、昌翁護法及闔府眾文學、緇素等上堂。問：「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，如何是目前無法、意在目前？」師曰：「有眼無耳朵，六月火邊坐。」曰：「秖如今日陞座，畢竟得

何利益？」師曰：「天不能蓋、地不能載。」問：「乘駿駟，掃妖氛；抽寶劍，斬癡頑。秖如海晏河清又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浮圖今日合尖。」曰：「恁麼則永劫清涼總賴和尚也。」師曰：「三十棒留待別時。」曰：「曹溪白浪滔天地，獨秀清風貫古今。」師曰：「無鏃箭穿紅日影，休將脂粉媚秋波。」曰：「和尚是何心行？」師曰：「闍黎也不得艸艸。」乃豎拂子曰：「者所無縫塔，在威音已前早是圓落落地，只為諸人工力不到，所以荊榛荒穢不能發現。幸有大力檀越不惜隻手，親為諸人從地湧出，可謂欄楯五千、寶鈴萬億，煙霞絢綵、日月流輝。山僧到者裏，只得慶讚有分。」遂揮拂曰：「此日浮圖成七級、他時福壽永千秋。」復舉：「昔有二菴主，一日，下菴主問上菴主曰：『者幾日在菴作甚麼？』曰：『造一座無縫塔。』曰：『我亦要造一個，借塔樣看。』曰：『何不早說？適被人借去也。』」師曰：「者沒擔當漢，可惜放過。若是南源，待道借塔樣看，便叉手近前而立，擬議不來，拳到便行，豈不俊快？」

山主唐文學昆仲為先太君入殮，請陞座。拈拂子左揮曰：「儒中聖賢請過者邊。」右揮曰：「玄流仙客請過者邊。」中間橫案曰：「黃面瞿曇一齊按下。還有向者裏轉得身、吐得氣的麼？」問：「老善人謝世，畢竟生何國土？」師曰：「日輪正卓午。」曰：「與未生時是同是別？」師打曰：「你道是同是別？」曰：「與麼則剎剎塵塵皆淨土也。」師曰：「噇酒糟漢！」乃豎拂子曰：「秖者一物，豎窮三際、橫亙十方，散乾蓋以無遺、入微塵而罔措。所以天得之以清，地得之以寧，君臣父子得之各發其真，老善人得之淳懿貞潔。半世嬾居，茲值撒手之際，特召山僧舉揚末後一段光明，殊不知山僧是個杜拗子，語言文字總沒交涉，只好向第二門頭與諸公通個消息。」遂以拂子擊几曰：「囉哩哩囉哩，剎剎塵塵知幾幾？光前裕後謾商量，物物頭頭自家底。既是自家底，又商量個甚麼？同到棺前，據款結案。」

封棺。「昨日蓮池雨、今朝日鼓昇，六十餘年事，分明燄裏冰。權且為蓋覆，一任廕兒孫。」

退院，上堂。「山僧自來清湘，一味種田博飯，不敢將禪道佛法教壞人家男女，且喜逗到今朝唱個歸山曲子。」乃扣杖而歌曰：「千年田、八百主，幾番耕遍經風雨？而今犁耙已全拋，剩得溈山個水牯，短笛橫吹歸去來，高歌一曲忘今古。」適有僧出，師以杖挃退曰：「前村煙雨裏，別日再商量。」擲拄杖，下座便行。

三吾曹山集聖寺

師於康熙甲子春住院，至甲戌冬十月十五日開爐上堂。拈香祝聖畢，次拈香曰：「此香拈出則分文不值、蓋覆則遞相辜負，供養開山第一代受業弘覺先師，髑髏打得丁當響，莫怪兒孫意氣豪。」復拈香曰：「此香冰稜上度來、火燄裏拾得，次第二回拈出，端奉傳洞上正宗三十一世逕庭宗先老和尚，不圖明冤雪屈，秖貴徹始徹終。」遂趺坐。白椎竟，問：「師唱誰家曲？宗風嗣阿誰？」師曰：「木人夜半繡花冠，石女天明打破鏡。」僧乃進前三步作女人拜，師曰：「我不可承嗣先南源不得。」問：「爐鞴弘開即不問，如何是子承父業？」師曰：「鐵牛生玉象。」曰：「未審有何祥瑞？」師曰：「石馬產金猊。」曰：「與麼則天子峰前龜鳳舞，鴈王岐下普門開。」師打曰：「切忌妄流通。」問：「釣擲清湘即不問，網羅曹嶽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離鉤三寸何不道？」僧禮拜，師曰：「山僧今日失利。」乃曰：「釣擲清湘、網羅曹嶽，浯溪渡口，截斷要津，直得鐵牛生玉象、石馬產金猊，此猶是我弘覺先師二十餘年燒折腳鐺、煮廬陵米，接待往來的閑家具。不肖今日就爐打鐵，秖要撥轉天下衲僧碧落青霄的計，有麼？有麼？」卓拄杖曰：「後五日看。」

當晚小參：「圓通不開生藥鋪，單單只賣死貓頭。山僧即不然，曹山開個生藥鋪，單單不賣死貓頭。且道圓通是？曹山是？定當得出，許你具參學眼；如定當不出，拄杖子九十日後算飯錢，打折驢腰去在。」

起七，小參。舉雲門餬餅話畢，乃曰：「三六九、一五七，餬餅饅頭仔細疑，金沙灘頭馬郎婦，一雙紅杏換消梨。」喝一喝。

上堂。「恁麼也不得、不恁麼也不得，手指空時天地轉；恁麼也得，不恁麼也得，回途石馬出紗籠。到箇裏，始知誕生王有父，不墮功功；金輪寶華冠，寧容借借？蘆花了無異色，月船不犯西東。正恁麼時，如何是密移一步？待天子峰向你點頭，好來喫曹山痛棒。」

遂如上人為父祝壽，請上堂。「瀑布流、青山走，一片白雲不露醜，昨宵王母暗拋梭，驀地翻身過北斗，等閒桃熟歲三千，覿面相逢張果叟。報諸人，還知不？踏著葫蘆顛倒顛，翻然一笑無何有。」問：「未生已前是甚麼？」師曰：「打破鏡來，與汝相見。」曰：「早已相見了也。」師曰：「觀音峰那邊為甚不見？」僧乃彈指一下歸眾，師曰：「浣盆，浣盆！」

雪霽小參。「雪覆崙峰、雲開衡嶽，無位真人凍得七花八裂，驚起曹山顛酒漢，[跳-兆+孛]跳上非非想天，忽地轟個晴空霹靂，直得死蛇驚出艸、枯骨作龍吟。你等還覺眼瞬耳熱也未？」遂拈拄杖下座。

洪明山主請上堂。「拶碎功勳，全超一色，雙鎖金針，紅爐片雪。名不得、狀不得，藏鋒出就當頭截，維摩老子解翻身，缽盂走過香積國，倒一說、對一說，明暗雙雙的時節。秖如名不得、狀不得又作麼生？少間洪明居士為汝辨別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賓主相見句？」師曰：「山僧自來浯溪，未曾遇著一人。」「如何是賓中主？」師曰：「同行無伴侶。」「如何是主中賓？」師曰：「枯木卻逢春。」「如何是賓中賓？」師曰：「瞎子遇盲人。」「如何是主中主？」師曰：「從來不出戶。」曰：「賓主蒙師指，慶讚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少頃僧堂裏與你一頓。」曰：「謝師荅話。」師打曰：「情知你要先喫。」

臘八小參。豎拂子曰：「正覺山前做艸賊底，喚者個作智慧德相，你諸人喚作甚麼？直饒向者裏見得分明、說得透脫，正好朝打三千、暮打八百。何故？不見道：『只許老胡知，不許老胡會。』」解冬，上堂。拈拄杖曰：「三世諸佛，口挂壁上。」卓一下曰：「黧奴白牯，放光動地。」劃一劃曰：「截斷許多葛藤，放你轉身吐氣，一任腰包頂笠，緊帨艸鞋，竿木隨身，逢場作戲，只是前面撞著石敢當，問你如何是本來面目？你作麼生抵對？若抵對不得，切莫道我從曹山來。」復舉：「弁山瑞祖解制，因僧問：『金鉤玉線將收挽，鯨鯢忽現時如何？』祖曰：『虛空撒下縵天網，縱有飛鰲怎出頭？』曰：『拏雲攫霧去也。』祖曰：『霹靂一聲魄膽碎。』曰：『三級浪高魚化龍，漁翁空戽夜塘水。』祖曰：『已被柳條穿卻。』泰春沄云：『寧可倒嶽傾湫，斷不把赤稍鯉魚濡沫在蘧蒢裏，先弁山真個口苦心甜。』拈拄杖劃一劃曰：『於今浪靜雲開，山僧未要作者般行戶，秖如絲綸池上還獲得有幾點鳳毛？』擲拄杖曰：『千。』」師曰：「弁山固是口苦心甜，泰春亦乃口甜心苦，曹山為你剜腹剜心，還知落處麼？」拽拄杖下座，旋風打散。圓藏經啟萬佛懺，蔣陽生、茂生居士報親，請上堂。豎拂子曰：「輝天鑑地、括古囊今，範圍四生、梯航三有，總不出山僧拂子頭上。於此薦得，無恩不報、無罪不懺；其或未然，豎起金剛鐵脊骨，萬人叢裡好加參。」揮拂下座。

啟萬佛期，開先曾居士為母設齋，請上堂。問：「問似雲興、荅如瓶瀉，猶是鼓粥飯氣，未審絕韻之音如何舉唱？」師曰：「饑來喫飯、渴時飲水。」曰：「庭前古柏棲丹鳳，屋後蒼松隱臥龍。如何是曹山境？」師曰：「一溪流水冷，萬壑竹松青。」曰：「頭戴華冠人不識，耳垂卓朔少知音。如何是境中人？」師曰：「從來不合伴。」曰：「浯溪逆浪裏，復睹洞簫開。」師曰：「你且信取一半。」乃曰：「雲封四野、凍鎖千谿。文殊堂裏萬菩薩，鎮日擁毳圍爐，驀地被人覷見，將缽裏飯、桶裏水傾在面前。天寒日短，兩

人一碗。你等若也沾他點滴，管取一飽忘百饑。然雖如此，米裏有沙，莫言不道。」
上堂。師據坐，驀拈拂子向虛空點[、/(、*、)]，便擲。良久，旅門出，眾展拜，師豎拂子，門收具，拂袖歸眾，師放下拂子曰：「汝因甚不白椎？」門曰：「將謂和尚忘卻。」師曰：「我聽不清，你再說看！」門卻結椎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師便下座。送至方丈，師曰：「今日好一場曲調，只是不著便。」門曰：「且喜天下人不奈老漢何！」師曰：「來日不得普請。」

分座秉拂

康熙辛酉秋，老和尚赴廣西，命師代主南源席秉拂。問：「子承父業即不問，如何是出格為人句？」師曰：「翻身獅子大家看。」曰：「龍生金鳳子，翀破碧琉璃。」師曰：「有棒不打你者驢漢。」問：「紹隆師位，萬指欽依，五位正偏，願垂指示。」師曰：「洞山過去久矣！」「如何是正中偏？」師曰：「清湘潭底火燒天。」「如何是偏中正？」師曰：「白面峰頭霜月靜。」「如何是正中來？」師曰：「倒跨泥牛上五臺。」「如何是兼中至？」師曰：「雪刃籠身無所畏。」「如何是兼中到？」師曰：「鶴翀霄漢乾坤老。」曰：「正偏五位蒙師指，紹隆師位是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石女夜拋梭，織錦於西舍。」乃曰：「從來把住信難通，爭肯輕為擅露鋒？今日無端開線道，卻令鐵馬吼金風。」驀卓拄杖曰：「如今翡翠簾開、絲綸妙轉。明月堂前，鸞啼玉樹；太陽門下，鳳舞丹霄。作麼生說個轉位投機句子？秖奉一人天地貴，從教諸道自分權。」
中秋示眾。「心月孤圓、光吞萬象，南源拄杖子化為龍，攪翻乾坤去也。且道光境在甚麼處？者裏若不翻轉面皮，爭得與古人相見？」
結冬，小參。拈拄杖曰：「收回大地春風，打個丁香結子，四方八面，迥絕孤危。向者裏挨過荊棘林、伐卻旃檀樹，始信臘月蓮花不爾欺也。」卓拄杖一下。問：「紅爐迸出鐵蒺藜，舌劍唇槍難下口。不犯鋒鋩，請師速道！」師曰：「老僧打退鼓。」曰：「定乾坤劍沒人情，擒虎兕機忘聖解。且道是甚麼人作略？」師曰：「莫是上座麼？」僧擬對，師便打。
起七，小參。「須彌山，高突兀，虛空裏，釘鐵橛。截斷天下衲僧腳跟、拶透歷代祖師命脈，鞭起海底泥牛、耕破碧潭皎月。別！別！打刀須是邡州鐵。」
策發新戒。「還丹一粒，點鐵成金，至理一言，轉凡成聖。」遂豎如意曰：「者裏薦得，何必威儀三千、細行八萬？直下掀翻優波離

窠臼、穿過盧舍那腦蓋，方知高沙彌終日晏坐長安，大好一場曲調；如或不然，饒你走到赫赫天光，獅子座上古佛與你授記過來，也只是個三家村裏撮馬冀漢，有甚麼限？」擲如意。

臘八小參。問：「明星未睹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照破髑髏。」曰：「睹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黑漫漫地。」曰：「正睹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瞎！」曰：「千年無影樹，今時沒底靴。」師便打。乃曰：「明星未睹髑髏破，睹後依舊黑漫漫。正睹時，眼睛不離眉下、耳朵只在面傍，山僧不解掠虛，與你道個瞎，正是千年無影樹、今時沒底靴。若更說迷說悟、分妄分真，大似渴鹿逐陽燄，南源拄杖子未到你在。」

示眾。「若論此事，本來現成，毫沒造作，所以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，末後拈花早已為蛇添足，何況三乘十二分、千七百絡索，與他有甚麼交涉？雖然如是，你等莫見恁麼說便作無事會，直須單提一句無義味話，如大火聚相似，觸不得、背不得，眨眼即燎卻眉毛。果能如是，管教克期取證；不然，只知事逐眼前過，不覺老從頭上來。」

除夕示眾。舉牛過窗櫺話問眾曰：「頭角四蹄俱過，為甚尾巴過不得？」祖意出曰：「爆竹聲中金鳳舞。」師曰：「牛頭語？牛尾語？」意曰：「一拶粉碎。」師曰：「皮毛在什麼處？」曰：「陽燄烹新綠，春光炙嫩紅。」師曰：「放子三十棒。」又問旅門曰：「你作麼生？」門曰：「燈燭煇煌。」師曰：「牛頭語？牛尾語？」曰：「和尚幸是大人。」師曰：「須還我皮毛始得。」曰：「直得天下人摸索不著。」師曰：「也好與三十棒。」曰：「和尚是何心行？」師不顧。乃曰：「適纔山僧恁麼問、諸人恁麼答，正是向洪波浪裏採取鎮海明珠，且道明珠即今在甚麼處？」驀卓拄杖曰：「菩薩龍王行雨潤，遮身向上數重雲。」

旅門行腳回，茶話。師問：「三登九上、煙水百城，不過要明向上一著，秖如向上一著作麼明？」門曰：「到江吳地盡，隔岸越山多。」師曰：「到即不問，如何是隔？」曰：「請和尚喫茶。」師乃笑顧眾曰：「此子昔年隨侍山僧，將謂諸方佛法別有奇特，今日歸來依舊眉生睫上，諸人還信得及麼？若信得及，不動步而遊遍剎海；不然，歷盡天涯總是癡狂外邊走。是事且置，秖如明月堂前，子轉身而就父，為甚父全不顧？白雲籠嶽頂，渾不露崔嵬。」

除夕晚參。舉：「太平法演禪師示眾曰：『太平不會禪，一向外邊走，臘月三十日，贏得一張口。』太平雖是本色為人，爭奈舌頭拖地？山僧別有道處：『南源卻會禪，一向但高眠，臘月三十日，閻王算飯錢。』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？」

解七。師卓拄杖曰：「進堂今一七，大事都了畢，石女夜生兒，正好通消息。」旅門出，師曰：「昨日有一問在闍黎處，還記得

麼？」門曰：「將謂和尚忘卻。」師曰：「即今道看！」曰：「老婆心得恁麼切？」師曰：「座上無老僧，目前無闍黎。子作麼生會？」門便喝，師便打，門約住曰：「今日起動和尚。」師便休。祖意出，師曰：「子作麼生？」意禮拜了，卓然而立。師曰：「參甚麼話頭？」曰：「沙彌主！」師曰：「如何是沙彌主？」曰：「虛空吞皓月。」師曰：「虛空粉碎又作麼生？」意便喝，師打曰：「者沙彌猶挂唇齒在。」

機緣

一日，問自曇：「大師那裏來？」曰：「钁地來。」師曰：「無陰陽地作麼生钁？」曰：「正好著力。」師曰：「著甚麼力？」曇擬議，師便掌。

到龍城華容寺，岐應和尚問：「大師是洞宗那？」師曰：「和尚莫寱語。」岐曰：「山僧今日卻被大師折倒。」師曰：「立魚峰高多少？」岐曰：「者是龍城底，如何是大師底？」師曰：「老老大大作者個語話。」

旅門出關，茶次，師舉洞山掇退果桌話問：「洞山道：『常在動用中，動用中收不得。』子作麼生會？」門喚沙彌曰：「與我過茶瓶來。」師曰：「首座道：『過在動用中，因甚不得果子喫？』」門曰：「洞山合喫某甲手中棒。」師曰：「情知你要果子喫。」門作嘔勢。師曰：「你已後疑殺天下人去在。」

甲戌臘八日，召眾入室，旅門纔作禮，師便問：「啐啄同時即不問，如何是正中偏？」門曰：「枯木龍吟午夜前。」「如何是偏中正？」曰：「日裏霜花迷曉鏡。」「如何是正中來？」曰：「倒騎鐵馬過天台。」「如何是兼中至？」「箭鋒相拄無迴避。」「如何是兼中到？」曰：「大地撮來無剩少。」師乃拈起手卷曰：「向者裏更道看。」門又作嘔勢，師授之曰：「要且殃累你。」

祖意行腳回，師問：「者數年到那些所在？」曰：「南岳天台、湖北天然、南京天界、揚州天寧。」師伸手曰：「還我艸鞋錢來。」曰：「某到天寧，被索此錢，直得無言可對、無理可伸。」師打曰：「瞞天寧即得。」意珍重下去。次日復謂曰：「泗洲大聖為甚卻向揚州出現？」意曰：「問者不唧溜漢作麼？」師曰：「也不得艸艸。」意曰：「和尚也不得杜撰。」師曰：「你已後向老僧頭上屙去在。」

晚參，可紹出，禮拜，師問：「汝參甚麼話？」曰：「竹篦子。」師曰：「不觸不背，畢竟喚作甚麼？」曰：「兩眼對兩眼。」師曰：「離卻兩眼，向甚處相見？」曰：「今朝雨打階前溼。」師以

竹篦劃一劃曰：「更向者裏道看！」可拂袖便行，師曰：「掉棒打月。」

己卯臘八，眾入室，禮拜次，師舉僧伽黎謂可紹曰：「大庚嶺頭提不起，為甚卻在山僧手裏？」紹曰：「蓋覆乾坤。」師曰：「石頭路滑人難到，子因何得到者裏？」紹曰：「足下無私。」師曰：「座上無老僧，目前無闍黎。如何是覿體相承句？」紹曰：「難瞞大眾。」師遂付以信物。

到粵西，邂逅雲外上座。師曰：「既是雲外，因甚卻在者裏？」曰：「今日小出大遇。」師曰：「作家。」雲擬對，師笑曰：「休！」

雲石問：「大師是何心行，教人看話頭？」師曰：「你見個甚麼道理便與麼道？」曰：「適纔堂中喫茶，咬得舌頭痛。」師曰：「別日來與你一頓。」曰：「恩大難酬。」師曰：「識甚好惡？」

雪夜垂問：「朔風凜凜逼人寒，且道天寒、人寒？」雲石曰：「大家在者裏。」師曰：「恁麼則寒時寒殺、熱時熱殺。」石便喝，師曰：「三十年後無人處斫額望汝。」

僧參，師問：「那裏來？」曰：「溈山。」師曰：「溈山笑裏有刀是不？」曰：「和尚何得自傷己命？」師曰：「阿哪阿哪！」僧曰：「蒼天蒼天！」師乃大笑。

僧參，師問：「那裏來？」曰：「南嶽。」師曰：「思大禪師曾向汝道甚麼？」僧茫然，師曰：「汝不從南嶽來。」

問：「誦經坐禪，是一是二？」師曰：「千峰勢到嶽邊止，萬派聲歸海上消。」

二僧參，師曰：「那裏來？」曰：「丹霞。」師曰：「木佛燒卻也未？」僧佇思，師打曰：「丹霞火燒，我者裏活埋。」一僧曰：「他不會和尚意。」師曰：「你又作麼生？」僧禮拜，師曰：「院主眉毛在麼？」僧無對，師亦打。

一僧送菩提葉，師曰：「菩提本無樹，葉從何處來？」曰：「和尚謾學人即得。」師曰：「保福道底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家鄉消息？」師曰：「夜半木雞啼曉戶，三更紅日照階庭。」

問：「寒松凍鎖，音韻在甚麼處？」師曰：「若將耳聽終難會，眼裏聞來方始知。」僧不領，師示以頌曰：「此事明明絕見聞，寒松凍鎖露真音，霜鐘昨夜傳消息，誰是其人著眼聽？」

居士問：「弟子欲出家，得不？」師曰：「擬問即不得。」曰：「為甚麼不得？」師曰：「你是那裏人？」曰：「衡陽。」師曰：「待回雁峰點首，即向汝道。」士罔措。須臾又問：「弟子有疑未決。」師曰：「將疑來與汝決。」士佇思，師笑歸方丈。

南源開鐘版。舉椎曰：「法王號令、佛祖箴規，把住則河清海晏，放行則電掣雷奔。適蒙老人垂命，把柄在純上座手裏。且道放行是？把住是？」驀擊鐘板曰：「縱橫全在我，收放更由誰？」

曹山懸鐘。「新出紅爐，千靈共仰；高陞寶殿，萬聖同欽。而況圓音落落、妙體如如。忽有人向楗椎下打著本命元辰落處，也不辜負今日檀信脂膏。即今正合當行，作麼生是大用全提一句？」遂擊鐘曰：「匆匆直下當頭截，萬派千江水逆流。」

曹山前殿上梁。師以拄杖向上指曰：「一莖艸上現瓊樓玉殿，不是神通妙用，亦非法爾如然。且道憑何節目得恁麼撐天拄地？者裏委悉得，始知一梁一柱、一瓦一磚，無非先業師願力之所成就。純上座不過圓成未了舊案，且鼎新輪奐一句作麼生道？」遂昇梁曰：「無影林中撐玉柱，從教劫石紀春秋。」

戊辰冬，嶷山握師翁訃至，設供。「人從衡嶽來，接得崙峰信，報道師翁老和尚於十月廿四日入師子奮迅三昧去也。佛日潛暉、祖燈匿耀。」乃豎拂子曰：「看看！老和尚卻向純上座拂子頭上出現，大眾還見麼？若見，可謂五色祥麟步大千，竺土仙心密相付；其或不然，潭潭禁殿無人侍，忍俊韓盧空上階。」

埽上方握師翁塔。拈香曰：「蓋覆將來，未免遞相鈍置，不如當陽拈出，供養我洞上三十世開嶷山、上方兩祖庭先師翁老和尚，從教石傘高撐，一任遮天蓋地。不肖純親從南源而得師翁所遺折腳鐺子，隨處住山，甲子入浯溪，己巳上雙角，皆祖力也。今以瓣香杯茗向師翁窣堵波前盡情陳白，且道師翁還肯鑑照也無？」拈拂子向空點一點曰：「秖憑一本無根樹，放出湘源萬派春。」

聞先和尚訃到，南源龕前上供。拈香曰：「此乃針芥不入、斧劈不開，自三月拜別座前，擬向千人萬人把不住處相續主中之主，豈知老人而遽全機獨脫，雲古殿、月鎖松岑？正恁麼時，作麼生兩得相見？」以坐具打〇相曰：「寶鏡光寒湘水遠，金風體露桂林秋。」

先和尚三周燒香。「幾回受屈冰腸斷？特地思量特地驚，當時錯怪茅長短，今日原來地不平。不肖剜肝瀝膽，奉重遺謨，不意老人於甲子九月七日覆卻無鐵船，獨步東山水上，致合古鏡無輝、千光失照，茲三周，聊焚海岸。且道先師還納受也無？玉堂夜靜尊貴，想到清湘月更明。」

住南源日，先和尚塔前設供。「千峰齊突兀，灘水吼雷霆，枝派暗流注，靈苗匝地春。洞源血脈，自古自今，喚作報德酬恩，管教入地獄如箭。」

雲天、雲程埽先老人塔，請師拈香。云：「金花開玉樹，瑞艸長靈根，親稟金剛地，難酬至訓恩。正與麼時，作麼生與先和尚相

見？」乃顧二上座曰：「莫戀舊窠窟，何處不逢渠？」
為業師造塔合尖。「黃金世界，白銀碧落，端居拱密，須是其人。合縫磨稜，還他妙手，不肖酌水然香，豈但酬恩報德？」乃以拄杖指塔頂曰：「層落落、影團團，千古萬古與人看。」
業師靈骨歸曹山，設供。「龍歸大海，就位忘功；鳳返丹山，回途得妙。」驀顧左右曰：「還識先師面目麼？南山竹、北地水，一任花簇簇、錦簇簇。牛產麒麟、雞生鸑鷟。」
獅峰諍和尚訃至，設供。師拈香云：「獅巖峭拔勢凌空，獨步全超不借中，驀地翻身天地窄，石人衫破沒人縫。」喝一喝，便燒。
為御文璽兄厝骼。「秖者物，非他物，分明一具黃金骨，同根莫怪急相煎，翻身踏碎琉璃國。而今照盡月潭空，正是歸根得旨底時節。咄咄咄！」
聚賢菴覺悟起龕。「乍雨乍晴春三月，和風拂拂為君決，生緣湖楚路頭窮，住持全粵人人悅。律行精嚴誰不知？冰清玉潔人中月，今朝撩起行便行，恰是清明好時節。」喝一喝。
毘盧菴正權起龕。以拄杖擊龕曰：「還知者上座數十年行履處麼？始則輔弼先老人，開爐鞴煆煉聖凡；繼則翼贊南源，輸丹衷共打車牛。不意今日向無影林中唱還鄉曲子去也。且道如何是他轉身一句？」又擊龕一下云：「出門不踏來時路，玉鳳穿開碧落天。」
含明起龕。「光含萬象，明明炭裏藏身；體露金風，莫守寒巖異艸。密移一步看飛龍，那畔今時渾不照。」
靈源起龕。「觸目不會道，運足焉知路？」以杖指曰：「直入千峰萬峰去。」
心融封龕。師拈封條云：「有佛處不得住、無佛處急走過，三千里外摘楊花，曹山為你重說破。不萌枝上玉花開，炭裏藏身光閃爍。」便封。
至福起龕。「掣開金鎖、劈碎牢關，玉轉珠回，隨緣自在，直踏毘盧頂上行，夜深紅日凌虛碧。」
埽先慈行仁比丘尼塔。「粉骨碎身未足酬，一句了然超百億。且道是那一句？者裏緇素得出，方知我母戒凜冰霜，不露末山之頂；純上座汲水供薪，總成旱地蓮花。如或未委……」遂炷香曰：「泥牛吼落三更月，石女天明淚濕衣。」
長齡尼封龕。「放下閨閣物，懸崖便撒手，渾不挂機絲，全身藏北斗。」

頌古

世尊初生。

當陽拋出鐵蒺藜，電走雷奔天地黑，跛腳阿師正令行，雲收雨散空狼籍。

南泉斬貓。

寶劍橫揮，佛魔齊殄，換骨抽筋，風飆電捲。縱是克家兒，也被血腥染。

靈雲見桃花。

眼裏瞳人踢繡毬，從教何處不風流？三郎撥轉桃花浪，更下深潭月一鉤。

趙州狗子佛性。

吹毛在握，夜光走盤，鴆蜜並施、有無俱掀。變化蒼龍兮，不容宿于死水；閃爍白雲兮，豈肯戀于窮山？看看看！直須坐斷雨頭關。

大明寶禪師上堂：「輪王寶藏，如赤窮底人；酒店腰帶，如大富底事。掉轉身來，撞著沒面目漢，要拳便拳、要踢便踢。又誰知我洞上宗風，別有踞虎頭、收虎尾的宗旨？會麼？玉犬徹夜行，不知天上曉。」

機輪轉處絕周遮，電閃星馳羨作家，白骼樹稍魚扇子，碧波池上鳥翻車。

西京少室雪庭裕禪師問僧：「面壁石還有看見達磨影者麼？」僧曰：「今日幸遇和尚。」師曰：「拄杖子幸遇上座，乞供養他一頓。」僧曰：「恩大難酬。」師擲拄杖曰：「脹殺懷州牛。」

釣鰲須是釣鰲手，透網還他透網鱗，霆激雷轟風雨後，滿船明月照通津。

雲居膺禪師參洞山，山問：「甚處來？」曰：「踏山來。」山曰：「那個山堪住？」曰：「那個山不堪住？」山曰：「國內總被闍黎占去也。」曰：「不然。」山曰：「恁麼子得個入路？」曰：「若有路，即與和尚隔山去也。」山曰：「子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在。」

鸞鳳翱翔六合雲，天旋地轉海山昏，夜明簾外清風遠，鶴出銀籠玉殿深。

雪峰、嵓頭、欽山同參德山。欽山問：「天皇也恁麼道、龍潭也恁麼道，未審和尚作麼生道？」山曰：「汝試舉天皇、龍潭底看！」欽擬議，山便打。欽山被打，歸延壽堂曰：「是即是，秖是打我太煞。」嵓頭曰：「你恁麼，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。」

劈面來時白浪掀，棒頭落處見淵源，神駒十影追難及，獨許祥麟步大千。

高峰枕子。

天無路上地無門，罔象重逢墜險坑，回首不知天外曉，珊瑚杲杲煥龍睛。

芙蓉楷禪師上堂，拈拄杖曰：「者裏薦得，猶是諸佛建立邊事，直饒東涌西沒，卷舒自在，也未夢見七佛以前消息。須知有一人不受教詔，若識此人，參學事畢。」

蛻甲鯨鯢不滯灘，翱翔六合倩誰看？芙蓉江上秋風冷，只許嚴陵把釣竿。

太原王山體禪師，發明洞上宗旨曰：「既有尊貴底位，須明尊貴底人。須知尊貴底人不出尊貴之位，方明尊貴不落階級。」

禁殿苔封夜未央，珠簾倒捲一天霜，鐘沉鼓寂綸音靜，月皎晴空下玉堂。

達磨見梁皇。

御爐香暖紫雲屯，寶髻從教豌豆傾，爛壞眉毛收不得，至今紅臭染楓庭。

投子青禪師上堂：「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，鎮海明珠，在誰收掌？」卓拄杖曰：「百雜碎。」

機輪轉處乾坤窄，大用全彰電火遲，拄杖揭開紅日眼，離婁空墮一雙眉。

西京還源遇禪師，因僧問：「如何是西來大意？」師曰：「風送泉聲來枕畔，(天然沄云：錯！)月移花影到窗前。(沄云：錯！)」

枕畔風生、窗前月落，花影泉聲，都來是錯。且道還源錯，何似天然錯？祥麟只有一隻角。

天童玨上堂：「劫前運步、世外橫身，妙契不以意到。」

秋風秋雨上林稍，葉落寒潭夜泣蛟，回首不堪明白裏，憑闌醉飲寫芭蕉。

石霜諸因僧問：「如何是頭？」師曰：「直須知有。」「如何是尾？」師曰：「盡卻今時。」「有頭無尾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吐得黃金堪作甚麼？」「有尾無頭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猶有依倚在。」「頭尾相稱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渠不作個解會，亦未許渠在。」

口甜心苦論家私，王庫從來豈有斯？傍戶癡獃徒側耳，累他空墮兩莖眉。

少室凝然改禪師〈辭眾偈〉曰：「壽年八十七，出息復入息，撒手威音外，綿綿與密密。」

凍鼈臨死不甘休，嘔出心肝挂樹頭，轉向那邊惆悵望？滄浪無限漲深秋。

雲門湛祖因僧問：「如何是超然不借借？」祖曰：「我聽不清，你再說看。」曰：「學人不肯在。」祖曰：「此是借。」僧喝，祖曰：「猶是借。」僧又喝，祖曰：「百喝後作麼生？」僧拜曰：「推散大眾去也。」便歸眾，祖曰：「三十棒且待別時。」

暴虎憑河，徒誇敏手，寶鏡當臺，難逃妍醜。

百丈澗和尚參瑞祖，因聞梆聲有省，祖曰：「道道！」師曰：「石女吹簫聲喇喇。」祖曰：「子轉身而就父，為甚父全不顧？」師曰：「夜深雲掩岫，木女睡鼾鼾。」

夜深雲岫睡鼾鼾，師子翻身星斗寒，石女一聲無孔笛，從教千古競頭看。

南源先和尚因僧問：「爐韛弘開，煆盡聖凡。秖如沒身心人來，和尚如何安置？」師曰：「不可錯怪山僧。」曰：「不到紅爐裏，焉知火後毛？」師便打。

賞罰分明白棒饒，通紅爐韛不曾燒，聖凡情盡無餘事，火裏方知有鳳毛。

別牧純禪師語錄(終)

行實

康熙丁丑夏，門人福困等請師說行實，師再三不允，困等益請曰：「伏望慈悲，啟迪後昆。」師乃曰：「予楚之三湘人，族姓李，父字德吾，母劉氏，生於明崇禎戊寅五月二十日。詰旦，有老僧過廬而問曰：『君家昨生兒是否？』父曰：『是。』僧曰：『此是善中之寶，宜名善寶。』父稽首謝之。在襁褓不茹葷，丱角時常隨母入菴，聞經聲輒合掌跪聽，且好跏趺，里人多異之。五歲父亡，而多病，母常禱于佛曰：『此兒成人，即捨為僧。』及年十五，一夕夢金甲神持杵追至險絕之處曰：『汝速歸依三寶。』方應諾，即驚寤，于是出塵之志決矣！遂辭母，母不許。一日，自忖泡幻不真，無常迅速，乃宵遁福緣菴禮弘覺師薙落，時順治乙未歲也。未幾，侍師往嶷山秉沙彌戒，山令隨眾作務。自念大事未明，豈可唐喪光陰？即入方丈求指示，山開示看本來面目話，久之無所入。一日，忽聞貓叫有省，山問：『父母未生前，那個是你本來面目？』予便禮拜，山曰：『意旨如何？』予推散大眾便出，山顧眾曰：『你看者沙彌卻有些氣息。』山一日又問：『今日作何務？』曰：『作飯。』山曰：『如何是作飯底事？』曰：『供養大眾。』山休去。明年，聞嶝山講《楞嚴經》，余趨座下問：『楞嚴妙旨即不問，如何是大佛頂？』山便打，余一喝，山又打，余約住棒曰：『莫錯打某甲。』山曰：『錯不錯且置，還我清切句來。』予曰：『和尚也須珍重。』山曰：『汝曾見甚麼人來？』曰：『一向親近嶷山。』山曰：『怪得恁麼滑頭。』予噓一噓便出。期畢，聞逕和尚碧雲菴結冬，往禮拜，尚問：『汝聽《楞嚴》耶？』曰：『是。』尚曰：『如何是常住真心？』曰：『不變易者。』尚曰：『作麼生是不變易底？』余珍重而出，尚曰：『大好不變易。』是歲順治己亥，臘八圓具，明年隨尚主席嶷山。壬寅同創南源，充堂司職。入室時，

尚問：『堂中事作麼生？』曰：『後園驢喫艸。』尚曰：『你那裏得者消息來？』余曰：『不辭向和尚道，恐墻壁有耳。』尚打曰：『記取者一棒。』予噓一聲便出。尚一夕舉南泉斬貓話未了，余近前曰：『和尚低聲。』尚曰：『趙州戴艸鞋，明甚麼邊事？』予曰：『某終不作者野狐見解。』尚曰：『你又作麼生？』余一喝，尚曰：『住住！且莫艸艸，要做洞上兒孫，直須機紐含於樞口、錦絲吐於梭腸始得，不是一棒一喝、一語一默便為了當。』予聞悚然，復倍精彩。至五鼓，聞鐘聲，忽汗下如雨，從前所得當下冰釋。黎明入方丈，尚見，笑而已。明年，命掌監院事，示偈曰：『綱維四眾已多年，荷擔楊岐邁古賢，撐拄法門堅似鐵，何須更問祖師禪？急努力，莫遲延，異日兒孫遍大千。』自荷院事，雖祁寒溽暑，未嘗少憚。一日，念劬勞罔極莫可報答，出家兒能引親回頭同出苦海，庶可報之。尋於寺左建松煙閣，延母入山，薙染圓具，禮華嚴、彌陀，精勤熏修，日夜匪懈者十年。至康熙丁巳，先師令侍者喚入方丈，囑以偈曰：『法王正合，鼻祖真宗，超越兼到，蕩盡功功。劈明暗而勦空借借，埽正偏而破除空空。滅有見、絕無蹤，南源正脈永流通。』余以力不堪任，懇辭再三，尚曰：『勿多言，爾異日南源主人也。』仍命典西堂。至辛酉，尚誕前三日，榜示四眾，命予代席。甲子春，退居曹山，自謂刀耕火種以了餘生，不意已已又有南源之請，於是拆東補西；六年甲戌，復有曹山結制之請。至今年登耳順，欲卜茔棲未遂素志。茲因爾等堅請，只得將從前敗闕漏逗一上。」福困等率眾禮謝而退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